

春节回家趁闲暇时间,穿过荆棘丛生的小路,来到小时候放牛的湖滩,此时这里已是物是人非。湖水早已向天边退去。刚立春不久,枯黄的野草迟迟不愿退出冬的领地,把春天拒之于千里之外。茅草从浅到深一片焦黄。微风轻轻吹拂,挺不起腰干的茅草被吹得歪歪斜斜瑟瑟发抖。水边的芦苇和花草也耐不住冬寒,现出苍黄。远远望去,有种说不出的沧桑。沐着夕晖,踏着枯黄的野草,软软的,有股韧劲,像极了湖边的农人,淳朴敦厚带着倔强与坚韧。有零星的“蛇床草”孤零零地点缀在无边的杂草之间,虽有些恹恹,但那一抹绿,却使人眼睛一亮,忽然想起欧阳修的诗句:“雪消门外千山绿,花发江边二月晴。”少年把酒逢春色,今日逢春头已白。”

不知是哪个急性子,料峭春寒,把一头老水牛拴在湖边,莫非想让水牛提前感知春的气息?老水牛皮青毛黄,它在那里不管不顾,不闻不问,不时低头咬住枯黄的野草,嚼几下,从容安详,面带笑意。人从它旁边经过,它用眼

瞅,爱理不理,无欲无求,继续品尝早春的滋味。

我想,过不了多久,那些小甲虫,小飞虫,小蝗虫都要回到它们的领地重建它们的传说和荣光。屎壳郎也不会忘记那湖滩还有去年落下的一堆牛粪,它会推着一个大黑球在湖滩漫无目的做着搬运工作……

这时,一行大雁款款飞来,直指蓝天,不知是从南方而来 还是从北方而来?它们只管给人们捎来了春的消息。偶尔野鸭掠过水面,一圈又一圈,荡出春水的波纹。两只翠鸟飞过,“唧唧”的鸣声从耳旁飘过,湿漉漉,婉转且缠绵。

几个农人在湖滩挖藕,她们卷起长袖,手握铁锹,旁若无人,神情专注,动作娴熟,这可是上苍赐予湖边人的馈赠啊!想吃莲藕或者赠予远道的亲朋,不用急,拎一把铁锹,挽一个土筐,三下五除二撇开淤泥,横竖几条白莲藕就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应酬。那可是故乡独一无二乡愁啊。

不远处的湖面,一条小木船泊在水

面。显然,这条小木船已经很久没有乘风破浪过。像时间长河里的一个标点符号。此时我想起了苏轼的“小舟从此逝,江海寄余生。”然而,芸芸众生,又有几人能做到“忘却营营”?

望着残荷落尽绿意的湖滩,我想起夏日荷花摇曳多姿的情景,多么令人神往。粉色的荷花,碧绿的荷叶,它们都尽情地送来缕缕清香。那沁人的香气啊,穿过荷丛,飘过水面,游离在人们的鼻息间,勾人心魄!再到夏秋之交,湖里的莲蓬已然成熟。剥开嫩绿的皮,露出白嫩的肉。咬一口,脆唧唧,便有一股甜甜的滋味流入喉管,沁入心脾。带给你无限美好的回味。它曾经是我们儿时的零食。

沿着湖滩我继续寻找一种天然野生菌。方言叫“皮皮菇”。生长在潮湿肥沃的湖滩,春雨绵绵,皮皮菇潜滋暗长。它的颜色和形状如木耳,但比木耳更柔软,味道更鲜美。

清明节前,水黾草出来了。满湖滩的水黾草,绿绿的,嫩嫩的,向人们点头。穿红着绿的女人们,三个一群,五个一伙,走上前,撩起袖,伸出手,掐其嫩苗,清洗后,混合糯米粉捣成糊,做成水黾糕,煮熟后软糯可口,泛一种青色的光泽,是春天的颜色也是春天的滋味。吃糕时,小孩捧在手上,有些烫人,便左右倒腾,上下抖动,水黾糕就像青色的小鸟在掌上翻飞。待刚好入口便随意食之。

乡土浓郁。“但我们却看不到时间。我们所能看到的,仅仅是日升日落、花荣花枯、潮来潮去、生老病死这些时间的杰作,而时间本身的身影,我们一丝一毫都触摸不到。”他书写他生活熟悉的乡村。《小村东篱》描述农村的生活图景,字字句句满怀对故土的凝视。“仍是来时的路,但看不清,只能任由玄彪在前探察。玄彪就是跟着我的五岁的狗。来的时候,每走一段路,它就在路边撒次尿,然后胡乱刨几掌土,它的尿的气味就是我们的路标。”他将笔触对准小人物,通过乡音、乡情与乡愁等元素,展现人的迷茫与坚守。《敬畏清白的人格》探讨诱惑面前的本心坚守,《潜隐的伤感》则关注老龄化问题,让散文超越了个人抒情,拥有了深刻的现实意义。

正如他在《向上的泥土》自序说道:“时间还催动另一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,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对时间的敬畏,那就是风。风是时间的擂鼓手,在时间的号令下,风把植物吹得东倒西

与之媲美的还有“田芥菜”。那可是一代人的童年啊!饥馑年代用来充饥如今却成了舌尖上的美食。春三月,拎一个竹篮,拿一把铲刀,在杂草丛中寻觅未开花的田芥菜,洗净,焯水,切碎,油炒,再把煮好的米饭扣在菜上,用小火焖熟,一锅田芥菜饭就做成。如果在锅边放上几块腊肉,那简直是一种难得的细嚼慢咽才能品出的家乡味道。

回家的路上,遇到养鸭户金富。他年近七旬,年轻时一场误入歧途的婚姻导致他孑然一身。一辈子单身,一辈子在沿湖养鸭为生。一辈子日守湖岸夜守孤舟,形成了他不苟言笑,孤寂隐忍的性格。迎面看到我向他走近,黝黑发亮的脸庞露出一丝笑容,有些木然也有些勉强。我同他搭讪:“金富哥,还养鸭吗?”他苦笑的脸立刻显出一丝无奈:“莫提哟,亏得裤子兜都有得!”同他简短的交流我知道了传统养鸭户的辛酸与不幸。一句话道出了资本竞争的残酷:“我半年才出栏的鸭子人家半个月就搞定。一年辛辛苦种的粮食全部喂到

鸭嘴里还倒搭上几万元。没想到养了一辈子鸭还栽在鸭身上!”我明白了,科技的发展,的确能给人们带来福音,可是也给人带来隐患。肉类食物的需求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,有了市场的需求就有了商机,因而刺激了养殖业的飞速发展。为了提升动物的快速生长,缩短动物的生长周期,创造更多的利润。物欲的膨胀令某些人的手段卑劣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,什么激素、抗生素、催生素统统都用上。甚至为了控制动物的繁殖,让其一味的长脂肪,避孕药都排上了用场。残留在动物身上的药物成分,成了隐形的杀手,威胁着人类的健康。这不得不令人产生恐惧感。

沧海桑田。行走在故乡的湖边,我仿佛行走在时光的隧道上。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魂牵梦萦,深爱不舍的故乡就在我身旁。我想,这里有收获的喜悦也有被吞噬的无奈。但不管怎样,湖水依旧轻轻荡漾,时光仍在慢慢流逝。我不仅惦念那些味道,更怀念那过往的时光!

一个载乡土而行的歌者

——读陈少林散文集《月亮是盏不灭的灯》和《向上的泥土》

●王双发

认识陈少林很早。他是我的同乡,也是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,更是我认识的一个极具个人特色的作家。他写散文,也写诗歌。他的作品被《中国青年报》《中国文化报》《中国老年报》《安徽日报》《联谊报》《散文》《清明》《书屋》《草原》《西湖》《延安文学》《柳城》等报刊采用。获安徽省报纸副刊年度好作品奖、首届张謇文学奖、第四届安庆市文学艺术奖文学一等奖等奖项。少林已出版了两本散文集《月亮是盏不灭的灯》(文化发展出版社)和《向上的泥土》(中国言实出版社),并被全国各大高校和图书馆广泛收藏,口碑和社会反响良

好,成为当代散文创作中极具辨识度的佳作。

《月亮是盏不灭的灯》是少林的第一本散文集,全书分为五辑,风中的姿势、亲爱的麻雀、秋日的私语、铭刻的温情和朴素的幸福,字字含情,诗意满满。他用细腻的笔触,将一滴露珠、一轮明月、一片草木都赋予生命与诗意。在开篇《从一滴露珠上履行新年》中,“这些以悬挂或浮托的姿势呈现的露水,是天空的灵感,是造物主的杰作,是能够触摸到的天籁,是涌动、激荡在生命星空中的柔情。林中水滴,荡上水珠,我们最终除了称之为露珠,还能叫

它们什么呢?”他将绿色天空与草叶上的露珠,自然的馈赠与生命的希望相连接,字里行间充满是对天地万物的热爱。在《月光下的祖国》中,月光与祖国版图相映,联想起远古的沧桑、历史的厚重与当下的安宁,将个人情怀升华为家国担当。月亮是载体,他善于利用“月亮”这一意象,将诗性融入散文创作。有了“露水是天空的灵感,是造物主的杰作”的深刻感悟,构建出一个充满诗意的家园。

少林另一部散文集《向上的泥土》,全书分天籁与地声、泥土与云霓、倾听与仰望和远方与故土等四辑。洋洋洒洒,

歪,把水吹得波涛汹涌,但我们也同样看不到风的形状。这真是个奇妙的世界!”陈少林用文字记录岁月,将个人生

命体验与时代变迁相连,让读者在阅读中,重拾对生活本真的热爱与对精神家园的坚守。



停琴听阮图 仇英(明)

归来何处?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

——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家”的新考

●王中华

江县治为“大雷戍”,即鲍照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所载之地。此地虽为前线,但因大江阻隔,相对安定,符合陶渊明“于时风波未尽,心悼远役”的心理诉求。

陶渊明特意提及“百里”之距,意在说明离家不远、便于兼顾,这恰恰反映出其家应在江北望江一带,而非同在江南岸的柴桑。

二、“程氏妹丧于武昌”的文本互证

《归去来兮辞》序文言“寻程氏妹丧于武昌,情在骏奔,自免去职”。历来注家多将“武昌”释为今湖北鄂州(古武昌)。然而,若陶渊明家在江北望江,则望江至湖北鄂州相距三百余里,溯江急奔亦需数日,与“情在骏奔”所隐含的“距离不甚遥远、可速往速返”的语境似有出入。更为关键的是,望江县境内自古便有“武昌”之地名——即今望江县境内的武昌湖及其周边的武昌乡、武昌里。武昌湖距华阳镇陶渊明村仅数十里,驱车或步行皆可半日而至。这一地理事实,为重新解读“程氏妹丧于武昌”提供了全新视角。

若陶渊明家居望江陶寓村,其妹程

氏居于同县的武昌湖畔,则“武昌”正在家宅附近。程氏妹丧,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闻讯后,“情在骏奔”便有了最合理的地理基础——距离不远,故可闻讯即行、片刻不误;亲妹在侧,故情急奔丧,义不容辞。而“自免去职”之举,并非因路途遥远不得不辞官,而是借奔丧之机,彻底割舍自己本不愿久居的官场,实现“归去来兮”的人生转向。

若将“武昌”释为湖北鄂州,则至少存在两处疑点。一是距离不符“骏奔”之速。彭泽至湖北鄂州三百余里,即便顺水行舟,往返亦需多日。陶渊明任彭泽县令仅八十余日,若奔丧需长途跋涉,辞官固然合理,但序文并未强调路途之遥,反而以“百里”称离家之近,语气前后不够统一。二是与历史地理的割裂。陶渊明妹夫程氏为武昌人,此“武

昌”完全可以是指望江县武昌湖一带的程氏聚落——虽历经近两千年变迁,此地依然有程氏家族。古时地名多有同名现象,望江武昌湖之名由来已久,并非后世附会。将“武昌”释为本地地名,比释为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昌更符合文本的情理。

因此,“程氏妹丧于武昌”之“武昌”,当指望江县境内的武昌湖地区。陶渊明家在望江陶寓村,妹家在武昌湖畔,官所在江对岸彭泽县——三者均在方圆百里之内,彼此呼应,无一处龃龉。这一解读,使序文中两个地理信息形成了完整闭环。若采纳“武昌为湖北鄂州”的传统说法,则面临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:陶渊明明确写出了“去家百里”这个精确距离,却对“武昌”这个更远的地名不注距离、不加说明——这不

符合古人行文的习惯,更不符合陶渊明作为文学家的严谨。

三、“陶寓”地名与地方传说的文化印证

望江县华阳镇陶寓村之名,本身便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记忆。据地方史料记载,陶寓村原名“桃花滩”,晋代此处位于古雷池大雷口江畔,是一片约三千亩的半月形沙洲,“面临长江、背倚金盆、岸边烟柳拂水、滩上桃花成林,大有世外桃源之意境”。

地方相传,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期间,曾渡江至此赏桃花并寄宿,后人为纪念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精神,将桃花滩改名为“陶寓滩”,沿用至今演变为陶寓村。笔者认为,此说虽未尽准确——“寓”字本有居住之意,若非真正隐

居于此,仅凭一次驻足恐难令地名流传千年——但地名传说往往折射真实的历史记忆。世世代代“农人告余以春及”之农人,“悦亲戚之情话”之亲戚,口口相传,以至于今。更值得留意的是,有学者考证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的创作灵感或来源于他在大雷岸(今望江华阳一带)的见闻,此说虽尚需进一步论证,但“陶寓”之名在望江的千年流传,结合前文两点的地理推证,已形成一条证据链:陶渊明家在望江——故彭泽去家恰合百里;家在江北——故奔丧需急行辞官;家近雷岸——故此地留有陶寓之名。三者相互印证,不宜以“附会”轻易否定。

综上所述,从《归去来兮辞》序文中“去家百里”的距离记载,到“弃妹丧于武昌”的地理动因,再到望江陶寓村的地名遗存与地方传说,均可作为陶渊明当时家居望江之说提供有力佐证。这一观点虽非学界主流,却有文本内在逻辑与历史地理的双重支撑。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,其扁舟所归、衡宇所望之处,或许正在长江北岸那片桃花盛开的大雷之滨——今日望江县华阳镇的陶寓村。归来何处?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。

春天,总有引人太多的遐思。阳春三月出城踏青,看看野外的草地,嗅嗅春风中有似无却有的青草味,抑或在那越来越浓的乡愁中,开车回一趟老家,去看看家乡那一排排陈旧的老屋,嗅着屋顶袅袅升腾,永远不绝的缕缕炊烟,绕着村庄潺潺流淌了千百年的小河,看看返青的柳丝在春风中如仙姑的拂尘一样,轻抚着微热的脸颊。儿时的我们,玩性大,有顽皮捣蛋的小伙伴,偶尔摘几支,扎个柳条圈藏在头上,扮演一个被迎娶的新娘。我总爱去小河堤边寻几朵小小的野花,插在发髻,或用一根长长的青草,将采摘来的花儿穿扎成束,捧回家插在瓶里,一股淡淡的

幽香会弥漫在小屋里,顿时春天就被我带回家了。

人生往往也是如此,每个人来到人世,必然扮演其独特的角色,完成其一生特定的使命。正如这春天的花儿一样,总是以各种颜色展现,以不同的姿态去绽放,给人留下迥异的感受。

早春的迎春花,总是以报春的姿态先一步到来,沉睡了一整个萧瑟的寒冬在一束束金黄的小花中醒来,告诉人们,春天已经到来;紧接着道路两旁,广场的花坛里,公园的假山下,一棵棵白色、粉色的玉兰花便次第开放,引来公园里散步的游人驻足、回眸,顿时在这一树一树玉兰的佛慈慈祥中温暖起来;

春天的野花

●蓝冰淋

阳春三月的风,催开桃园一片片粉嫩粉嫩的彩,身着春装,罗衫鲜艳的女子,扯着七彩的纱巾在桃花深处奔跑、轻嗅,咯咯笑声震颤着花瓣,让那头顶飞翔的纸鸢也呼啦啦笑开了;田野层层叠叠那大片大片的金色,不正是惹来蜜蜂嗡嗡飞舞歌唱的油菜花吗? 逡巡在烂漫一片的灿烂中,分明嗅到新年的希望;那

飞飞扬扬,粉白粉白,缤纷飘落满地的樱花,不禁使人淡淡地忧伤在心间油然而生;还有那鲜艳夺目散发浓浓清香的玫瑰,红黄蓝白姹紫嫣红,满园春色关不住,芳香美丽溢人间,看着那成双结对的年轻的身影,被那种爱的情愫萦绕着,忍不住想对着蓝天高歌一曲。这就是春天的花朵,各自姹紫嫣

红,为人间妆颜。

可我却独爱那些野花,虽没有那些园中花朵的俏丽与娇艳,但它吸天地之精华,沐朝露晨光,浴风雨晚霞,自然清新,不妖不媚,静静地幽香。无论是小河堤岸,田间地头,山间石缝,抑或是荒滩沙丘,只要有一点土,一滴水,它都会努力生长,努力开花,努力绽放,即使没有鲜艳夺目的色彩,也会带给春天独特的斑斓,那一朵朵淡墨,那一丝丝幽香,都给人带来自然的味道,清新的意韵,给人春的遐思。正如我的一生,没有跌宕起伏的经历,没有大喜大悲的过往,但经历过人生的风雨,酸辣苦甜,回归田园的心绪却随着

年轮而递长,越来越渴望大自然的怀抱,越来越离不开家乡的山水,儿时的伙伴,可能本性都是恋家的,那种发自骨髓深处的乡情,挥之不去,思之愈深,否则不会有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精美,也不会有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的感怀。春天的野花,总能引起让人怀想恋恋不舍的故乡,那份对故土的眷恋。回归自然,回归本真,像个孩童一般,简简单单的生活,享受着那份简简单单的幸福,正如草场上,路边,河岸,山坡上,那一朵朵,一片片,或簇拥,或独自绽放的野花一样,素颜不争春,却把春荡漾。

天黑之前

夜晚的喧嚣,如同潮湿的江水
你不能,为现在作过多的注释
被黑暗淹没的,只是生活的一部分
远处的长江大桥依旧沉默
许多事,就是隔着玻璃
有人在里面,有人在外面
你越来越像从前的样子
而我,失落了一粒纽扣
天黑前,许多东西都是多余的。

这些年

我所看到的,别人所说的
是两个不同的剧本

这些年,你写下什么
就被什么所淹没

我知道我抓不住一根稻草
那掩埋在冰山之下的忧郁
有着过于庞大的体量。

江 湖

这摇摇欲坠的春天
通往层层叠叠的夜晚
和清晨醒来时的惆怅
我们要如何认知,这逐渐消失的一切
春天的风,仍在吹
当我们洗净满是灰尘的脸庞
你看到的光鲜亮丽和落寞都是江湖。

舞 者

一朵花,不同的姿态
绝望,明媚,不羁,哪一种是你?
把一生,融化在那些肆无忌惮的力量里
以躯体抵达深渊,被囚禁的山河

未知的美,在废墟上重建
她的繁华,她的光芒,她的坠落
只为了抵达永恒的陌路。

危险的四月

给月季剪枝
打扫昨晚的战场
躺在泥泞的花瓣
来不及申辩
四月狂乱的夜晚
关于那场暴雨,和持续的雷电
谁能逃脱黑暗的惩罚?
如果,每一个默无声息的人都是同谋

安嫫的诗

那么,毁灭,就是存在的证据。

无 题

你说深渊的时候,夜晚就来了
悄无声息的影子,被路灯扯着

想起那些茫然的事物
是因为我们从未看清过

有时候,糊涂也是好的
像漫天星辰,记住它的璀璨
而,孤独
留给自己就好。

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,细碎而招摇
四十多年,恍若一梦
仿佛是沉睡与苏醒的交替

有时,我是散漫的人
不及这花儿的热烈
可我,懂得这世间
唯有含蓄,更显执着与深情。

在 安 庆

人海沉浮,像极了一艘艘船
从安庆经过,又开走
不管是逆流而上,还是随波逐流
总有那些远方在前面等你
可你总是忍不住回头

这古城,困了你一生
又让人念了一生。

散漫记事

院子里,金银花开的枝枝蔓蔓